

朱子全書

修訂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1386470

朱子全書

第貳拾冊

朱子全書

修訂本

〔宋〕朱熹 撰
朱傑人 嚴佐之 劉永翔 主編



淮明師院圖書館 1386470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本冊責任編輯：

郭群一

鄭明寶

美術編輯：

嚴克勤

劉永翔 朱幼文 校點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

校點說明

朱子作爲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不以一藝自限，一生涉獵廣博，著述宏富。研摩所及，遍於經史子集，製作所包，亦跨經史子集。以專著來說，如詩集傳、四書集注屬於經，通鑑綱目、名臣言行錄屬於史，通書解、近思錄屬於子，楚辭集注、韓集考異則屬於集。朱子全書即以此分別部居，各從其類。書中的經史子部分，不消說絕大多數是朱子理氣性命之說，內聖外王之道的集中表述，而集部的那些校勘注釋之作，也集中體現出朱子的文學與文獻學思想。這些專著皆可各明朱子經史子集之學一端，而合朱子經史子集之學爲一帙者，則非集部之晦庵文集莫屬。朱子文集萬象森羅，無微不燭，舉凡學道、治學、修養、從政、教育、文學、史學、藝術、時事及自己的經歷等等無不涉及，不但可爲朱子所撰各專著之注腳，還可大補各專著之所未及。朱子語類雖亦具此功用，而語錄畢竟是他人所記，難免以訛傳訛，文章却是本人所爲，自可信以傳信。更何況語錄中的古白話往往由於世易時遷而莫明其意，文集中的文言文却因書面語的穩定性而索解無難。加上文筆之佳，遠勝口

語，故歷來朱子學的研究者重視文集過於語類，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鑑於朱子學的重大專題在朱子全書的有關專著卷首均有所介紹，近年來也有不少專著和論文加以探討，所以這裏也不欲辭費，代大匠爲斲，作疊牀架屋之舉了。祇想就文論，略談一下朱子的辭章之學。這樣做不是因爲我們長於談藝，而是因爲作爲一部文集的校點說明，這是題中應有之義。

但對朱子這位曾公開聲言重道輕文的理學家，談論其詩文，看上去似有褻瀆之嫌，亦難免買櫝還珠之譏。我們記得，他曾批評韓愈、柳宗元「皆祇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已事，却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文集卷七四滄洲精舍論學者）。又說：「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文集卷六一答曾景建）似繼承了程頤的觀點。但這僅是朱子「有爲言之」，恐學生「枉拋心力作詞人」而已，其實他自己是頗重文詞的。在通書注中，他說：「文所以載道也，猶車所以載物。故爲車者必節其輪轅，爲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祇要能載道，並不廢吟風弄月，他留下的一千餘首詩便是明證。朱子能達到這樣的認識，除了周敦頤的影響外，還有着家庭和教育的淵源。其父朱松是當時小有名氣的詩人（文集卷九七累贈通議大夫朱公行狀），其師劉子翬更是名垂後世的詩家（文集卷九〇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卷八跋病翁先生詩），祇是二人皆有濃厚的道學氣。朱子少時受兩位長輩薰陶，在詩歌上下過苦功，後來竟被胡銓以詩人論薦（文集卷九寄江文卿劉叔通詩自注）決不像他自謙那樣是「僥倖」之事。

事實上，朱子酷愛詩歌，除了「少喜作詩」以外（岳珂程史卷一三晦庵感興詩），還曾對自古至宋的詩史作過通盤的考察，提出詩歌發展當分三期的主張，還想作一部詩選以申其義而未果（文集卷六四答鞏仲至）。他受劉子翬影響，主張學詩從文選樂府入手（文集卷八四跋病翁先生詩），曾對呂本中「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爲法」之說表示不解（文集卷三三答呂伯恭），這在那蘇文黃詩盛行的時代真可謂豪傑之士。他愛讀陶淵明、韋應物，且對二人之詩別有會心，認爲淵明詩「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朱子語類卷一四〇）。對韋應物，他說：「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自在」二字似乎是朱子拈出用以評價一切詩歌的標準。如說：「李賀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古詩較自在，山谷則刻意爲之。（同上）朱子自己的詩風，看樣子也是以「自在」爲祈嚮的。後人讀他的詩，得到的印象是「中和條貫」、「無事模鑄」（宋詩鈔文公集鈔）。他爲詩不效邵雍的「擊壤體」，不作「講義語錄之押韻者」，所作哲理詩少理障而多理趣。反對道學詩的謝肇淞讀了也說「晦翁詩却有着相處」（小草齋詩話卷二）。胡應麟至云「大

抵南宋古體當推朱元晦，惋惜其詩「掩於儒」（詩數雜編卷五）。陳衍也說：「晦翁登山臨水，處處有詩，蓋道學中之最活潑者。」（宋詩精華錄卷三）下了「道學先生，惟朱子詩最工」的結論（石遺室詩話續編卷一）。今人錢鍾書先生至推朱子爲「道學家中間的大詩人」（宋詩選注劉子翬短論）。身後之評，出諸道學衰微之後，尤足顯其精確不磨。

與學詩一樣，朱子於古文亦下過苦功，自言「自少喜讀韓文」（文集卷八三跋方季申所校韓文），又言：「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效之。」（文集卷八四跋曾南豐帖）教人作文，亦勉以「考歐曾遺法，料簡刮摩，使其清明峻潔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則其傳當愈遠而使人愈無遺憾矣」（文集卷六四答鞏仲至）。從這些話中我們可以知道其學文的取徑。但他雖韓、歐、曾並學，寫出來的文字却近曾而不近韓，亦乏歐文一唱三歎之致。箇中的原因，想來恐怕與性分有關，再則曾文「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的風格，或許也偏於理學爲宜吧。近人葉德輝曾提出清代姚鼐的文字遠本朱子，且認爲方苞也同樣得力於朱子文集（郇園讀書志卷八）。其實，這其中也許並沒有刻意的模仿，祇要聯想到桐城派的遠祖乃是曾鞏，而方、姚二人且同尊理學，那麼，桐城派與朱子在文風上的相似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了。朱子後來雖也曾轉益多師，但風格早已定型了。正如他自己所說：「某四十以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

底文字。」（朱子語類卷一三九）對照朱子的文論和他自己的爲文，發現存在一種有趣的言行不一現象。如他說：「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同上）然而他學文却偏從韓、曾起步。又如他說：「漢末以後，祇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祇管弱。」（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回答他人「古文衰自谷永」之問，他又說：「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對子了。」（同上）這樣說，似是於文中的對偶之句深惡痛絕了。但不意其本人寫起文章來，却特別偏愛對偶。李光地曾抓住其大學章句序中「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之句，批評說：「南宋文字，苦在枝枝相對、葉葉相當。如「異端」對「俗儒」，「虛無寂滅」對「記誦詞章」，「其高過於大學」對「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對「而無實」。便開八股之宗，便流爲時文體。」（榕村續語錄卷一九）這簡直是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朱子之所以會如此知行不一，當是如文心雕龍體性所謂「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移」之故。他不是言不顧行，放言高論，而是希望後學能取法乎上，自己則已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平心而論，朱子文章實爲南宋一作手，其邏輯性之強，非同時人可比。正如李光地所說的：「朱子文字，何嘗能到馬、班、韓、柳，但理足，便覺得任他才學筆力馳騁藻耀，都壓他不下。」而且，「二句有一句事理。即疊下數語，皆有疊下數語著落，一字不肯落空。」（榕村續語錄卷一

九)讀朱子之文，不能不許其爲知言。

總之，朱子的詩文是的確足以載起其儒學之道的。

朱子文集的編印，據現有資料判斷，實早起於其在世之日。檢文集卷六三末答胡伯量書的考異補遺，胡泳曾向朱子提及「麻沙所印先生文集中有復陸教授書」，據朱子語類語錄姓氏所載：「胡泳，字伯量，南康人，戊午所聞。」戊午係慶元四年（一一九八），可見至遲在此年已有朱子文集問世了。今臺灣故宮博物院所藏晦庵先生文集前集十一卷、後集十八卷，嘗爲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七所著錄，疑即胡泳所見之本，緣此本前集卷六有答陸子壽問吉凶之禮書，與胡泳所稱「復陸教授書」內容相同，又其本前集避諱至「慎」，後集避諱至「敦」，所收最晚之文爲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二月所作之大學章句序，而同年三月所作中庸章句序却未收，考光宗即位是在是年二月，則其版之刻當在此時，定爲淳熙刊本，不中不遠。若此年至慶元四年間朱集無新本刊行，則胡泳所見極有可能即是此本。其本編次無法，未經朱子手定無疑。

朱子生前還出現過另一種朱子文集，其刊印亦非出自作者本意，這就是王峴刻本。據文集卷五三答劉季章書之八及之十七，又據文集卷二九答劉季章書及卷八四跋王信臣行實，慶元四年（一一九八），王峴不顧朱子的攔阻，曾擅刻文集三冊。聽到消息後，朱子「勸

其且急收藏，不可印出」。此本後世亦竟無傳。

朱子身後，其季子朱在接收遺命，彙次其文（黃幹勉齋集卷三六朱先生行狀），據說編成八十八卷（朱玉朱子文集大全類編卷末跋）。又黃士毅亦「嘗類文公集百五十卷」（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五三朱文公語類序）。宋史藝文志七尚著錄朱熹前集四十卷、後集九十一卷、續集十卷、別集二十四卷。三種今俱不見於天壤之間。

至於流傳至今日的朱子文集，其正集乃是一百卷本，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最早著錄，而未提編者之名。趙希弁讀書附志卷下則著錄晦庵先生文集一百卷、續集十卷，明言「嘉熙己亥（三年，一二三九），王埜刻於建安，黃壯猷嗣成之，識於後。續集則王遂刊而序之」。此百卷本可謂神物護持，成爲後來閩、浙二本之祖。

現存的閩本爲宋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建安書院刻、宋元明遞修本。正集一百卷，據王遂續集序及黃鏞別集序，即王埜（潛齋）所刻。續集雖比王遂本的十卷多一卷，僅增與劉德華一書而已，乃淳祐十年（一二五〇）徐幾所補，前十卷據黃鏞說仍是王遂（實齋）之本。故此本源自趙希弁著錄之本無疑，僅多景定四年（一二六三）余師魯所輯別集十卷而已。至於浙本，雖與閩本文字略有異同，篇次稍有參差，但所收篇目無異，闕文亦相一致，若非同源，何以致此？又細察其篇次、文字及卷末考異，二本有互作校勘之迹，則現存二

本均非初刻可知。由於閩本較浙本多續、別二集，故後世所刻的朱子文集大多祖述閩本，而以浙本作比勘之用。

這次校點，取四部叢刊影印的明嘉靖十一年張大輪、胡岳所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爲底本，校以上海圖書館所藏宋刻元明遞修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簡稱「閩本」）、國家圖書館所藏宋刻元明遞修本晦庵先生文集（簡稱「浙本」）、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明天順四年賀沈、胡緝所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簡稱「天順本」）、影印臺灣故宮博物院所藏晦庵先生文集（簡稱「淳熙本」）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晦庵集（簡稱「四庫本」），間亦取校別本，或作他校，並酌採賀瑞麟朱子文集正訛、記疑、正訛記疑補遺之說。文集的校點，由以下諸人分工承擔。正集卷一至卷二五：朱幼文。卷二六至卷四〇：劉永翔。卷四一至卷六〇：徐德明。卷六一至卷七〇：王鐵。卷七一至卷九〇：戴揚本。卷九一至卷一〇〇、續集及別集：曾抗美。附錄：徐德明。全稿由劉永翔審訂。限於水平，同人均未敢自是，舛謬之處，讀者方家，揮斤是望。

目錄

第一冊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第一

詞 賦 琴操 詩

虞帝廟迎送神樂歌詞

白鹿洞賦

感春賦

空同賦

招隱操

遠游篇

目錄

二一九

二二〇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三

二二四

擬古八首	二二五
題謝少卿藥園二首	二二六
邵武道中	二二七
黃子衡欲之上庠以詩留行	二二七
酬丘子野	二二七
丘子野郊園五詠	二二八
古意	二二八
送劉句甫	二二九
晨起對雨二首	二二九
殘臘	二二九
客舍聽雨	二三〇
宿武夷觀妙堂二首	二三〇
社日諸人集西岡	二三〇
久雨齋居誦經	二三一
新竹	二三一

雨中示魏惇夫兼懷黃子厚二首	二二一
夜聞子規	二二二
杜門	二二三
宿山寺聞蟬作	二二四
晨登雲際閣	二二五
池上示同遊者	二二六
過黃塘嶺	二二七
宿白芒畚	二二八
濯足澗水二首	二二九
自溪口買舟至順昌示同行者	二三〇
宿簣簪鋪	二三一
倒水坑作	二三二
夏日二首	二三三
對雨	二三四
齋居聞磬	二三五

又聞琴·····	二三五
讀道書六首·····	二三六
秋雨·····	二三七
秋夕懷子厚二首·····	二三七
病中呈諸友·····	二三七
川上見月歸示同行者·····	二三八
月夜述懷·····	二三八
冬雨不止·····	二三八
贈仰上人·····	二三九
即事偶賦·····	二三九
擬步虛辭·····	二三九
寄題咸清精舍清暉堂·····	二三九
冬日二首·····	二四〇
春日即事·····	二四〇
誦經·····	二四〇

春日言懷	二四一
晚步	二四一
懷友	二四一
山館觀海棠二首	二四二
題畫	二四二
過武夷作	二四二
同安官舍夜二首	二四三
寄山中舊知七首	二四三
述懷	二四四
釋奠齋居	二四四
試院雜詩五首	二四四
巖桂	二四五
秋懷	二四五
喜晴	二四六
夜賦	二四六